

《佛在人間》

第十一章、佛教的戰鬥觀

(pp.297-303)

釋開仁編 2016/3/10

壹、有情在不息的生命洪流中，有和諧也有凌奪

(壹) 不息的生命實相

世間是不息的生命洪流，個體生命的保持，種族生命的嗣續¹，無限生命的渴望，這生命洪流的奔放，就是世間的一切又²實相。

(貳) 眾生的愛好生存，就不能避免戰鬥，戰鬥從求生而來

一切眾生，眾生中的人類，充滿了喜樂自由生存的熱情，它有內我的渴愛（自體愛），境界的貪戀（境界愛），無限生存的欲望（後有愛），它的一切活動，無不以和樂的生存作中心。

但是生命的活動，有喜樂也有悲哀，有和合也有離散，有互助也有戰鬥，如秤兩頭的同時高低一樣。愛好生存，就不能避免戰鬥，戰鬥從求生而來。如《中阿含經》說：「以欲為本故，母共子諍，子共母諍，父子兄弟姊妹親族展轉共諍，更相說惡，況復他人？……以欲為本故，民民共諍，國國共諍，彼因鬥爭共相憎故，以種種器仗展轉相害」。³

貳、佛教在第一義的理智生活，以無常、苦、無我，為生命的本質，為世間的實相

(壹) 世間的見地

這生命中心的人間世，或見到它的和諧，於是乎說：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⁴；(p.298)「上帝愛世人」⁵。或見到它的凌奪，於是乎說：「天地不仁」⁶；「真理就是不和」。

¹ 嗣〔厶、〕續：3.延續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三)，p.462)

² 又：3.副詞。表示幾種情況或性質同時存在。4.副詞。表示意思上更進一層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二)，p.851)

³ 《中阿含經》卷 25〈4 因品〉〈99 苦陰經〉(大正 1，585a18-28)。

⁴ 周易「繫辭傳」謂：「天地之大德，曰：『生』。」韓康伯注：「施生，而不為，故能常生，故曰大德。」

⁵ 《約翰福音》3：16：「上帝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致滅亡，反得永生。」

⁶ 老子《道德經》第五章：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(chú)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天地之間，其猶橐(tuó)籥(yuè)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」

※芻狗：古代祭祀時用草扎成的狗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二)，p.189)

網絡譯文：「天地是無所謂仁慈的，它沒有仁愛，對待萬事萬物就像對待芻狗一樣，任憑萬物自生自滅。聖人也是沒有仁愛的，對待百姓也如同對待芻狗一般，任憑人們自作自息。天地之間，豈不像個風箱一樣嗎？它空虛而不枯竭，越鼓動風就越多，生生不息。政令繁多反而更加使人困惑，更行不通，不如保持虛靜。」

〔貳〕佛教的見地

在佛教的見地看來，這是生命流的兩極，是不相離的生命內在的本質。這世間雖似乎有靜止、有喜樂、有自在，而第一義的見地是：「諸行無常」、「諸受皆苦」、「諸法無我」，⁷佛教是特別把握這一端，而把它看為世間的實相。因此，這生命中心的世間，佛教是把它作為沒奈何⁸的苦惱看。

一切在無常變化中，是生也是滅；即生即滅的相續，從生長到安住，從安住到異滅。這生滅滅生的狂流，充滿著生存的喜樂與愛好，而生存的實相是苦惱，所以《雜阿含經》說：「以一切行無常故，一切諸行變易法故，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」。⁹有樂必有苦，有愛必有瞋，你要求生存就不能避免鬥爭，這是世間的實相。如果是世間，世間永遠是這樣，除非你能截斷¹⁰要津¹¹，破網而遊！

參、佛教在情意本位的世間法中，向來歌頌無諍的和合，倡導和樂共存的道德

〔壹〕世間的見地

「諸行無常」、「諸受是苦」¹²、「諸法無我」，這在世間的學者，也多少有所窺見¹³。但

⁷ 《增壹阿含·8經》卷18〈26 四意斷品〉（大正2，639a2-10）：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非獨在比丘、比丘尼、清信士、清信女中為尊，乃至世間人民中獨尊，今有四法本末，我躬自知之，而作證於四部之眾、天上、人中。云何為四？一者、一切諸行皆悉無常，我今知之，於四部之眾、天上、人中而作證；二者、一切諸行苦；三者、一切諸行無我；四者、涅槃休息。我今知之，於四部之眾，於天上、人中而作證。是謂，比丘！四法之本，是故於天上、人中而獨得尊。」

⁸ 沒奈何：1.無可如何，沒辦法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992）

⁹ 《雜阿含經》卷17（473經）（大正2，121a9-11）：

佛告比丘：「我以一切行無常故，一切諸行變易法故，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。」

¹⁰ 截斷：1.切斷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233）

¹¹ 要津 1.重要的津渡。亦比喻要害之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758）

¹² （1）印順法師《華雨集》第二冊，pp.29-30：

四諦是要一一了知的，而「苦」卻是要遍知的。遍知（parijñā）是徹底的、普遍的知。眾生的身心自體，稱為苦聚[蘊]。「諸受皆苦」，不是與樂受相對的，而是深一層次的苦。佛法觀五蘊、六處、六界為：無常，苦，空，無我；或作無常，苦，無我，無我所，是深徹的遍觀。眾生身心自體的存在[有]與生起，是依於因緣的，主要為愛著，一切煩惱及依煩惱而起的業（其實，煩惱與業也是身心自體所攝的）。凡是依因緣（因緣也是依於因緣）而有而起的，是非常（無常）法，不可能常恆不變的。現實身心世間的一切，在不息的流變中：生起了又滅，成了又壞，興盛了又衰落，得到了又失去；這是沒有安定的，不可信賴的。現實世間的一切，在永不安定的不息流變中；愛著這無可奈何的現實，不能不說是苦了。《雜阿含經》說：「我以一切行無常故，一切諸行變易法故，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」。苦是不得自在（自主，自由）的，不自在就是無我，……。

（2）印順法師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p.31-32：

《增一阿含·四意斷品》第八經云：「一切諸行皆悉無常，一切諸行（應作「受」）苦，一切諸行（應作「法」）無我，涅槃休息。」這樣的經文很多，這不過舉例罷了。這無常、苦、無我、涅槃，就叫四法印或四優陀那。經中常說：「無常故苦，苦故無我」。這四印的次第，是有因果的關係。在學派中，有主張三法印的，有主張四法印的。其實，三法印就夠了，因為苦是五種無常所攝，說無常就含有苦的意義了。如《雜阿含》一〇八五經云：

他們，不走上悲觀縱欲與自殺；就走上殘酷、陰險。古代的道家、法家¹⁴，近代唯物論者的促進矛盾，就是一個例子。

（貳）佛教的見地

一、和樂共存的道德，以身語善行為基礎

然而佛教，在第一義的理智生活（p.299），側重無常、苦痛；在情意本位的世間法中，卻向來歌頌無諍的和合，倡導和樂共存的道德。

這在佛教的戒條中，表顯得最為明白：

不傷害他人的生命（不殺生）；

不掠奪他人維持生存的物品（不盜）；

家室，是種族生命嗣續的組合，所以不得因滿足自我的肉欲，而破壞他人家庭的和諧（不邪淫）；

人類和樂共存，唯有互諒互信，才能實現社會的和諧，所以不得欺詐（不妄語），不挑撥離間（不兩舌），不惡意的批評罵詈（不惡口），不作誨盜¹⁵誨淫¹⁶等無益的戲論（不綺語）。

二、無常不是斷滅，和樂自在不無相對的價值

佛教透視世間的無常、苦、無我，而推行善生共存的世間法，似乎奇特，其實理由很簡單：無常不是斷滅，和樂自在不無相對的價值。

佛教的人乘正法，是立足於生存意志奔放的基點，出發於人類共同的要求。生是人間活動的中心，生是道德的尺度¹⁷。生者必滅，有生必苦，但生病總要服藥，一定要盡其可能以維持它生存；決不因遲早是死亡的而提前自殺，或者促進病勢的發展。生存就是苦惱，世間不能圓滿，但非追求和樂的共存不可。唯其¹⁸世間不能圓滿，才有更

「一切行無常，一切行不恆，不安，非蘇息，變易之法」。這就在無常變易中顯示其不安樂之苦；所以，可不必別立苦為一法印的。

¹³ 窺見：2.看破；覺察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八），p.476）

¹⁴ 法家：2.古代的思想流派之一。起源於春秋時的管仲、子產，發展於戰國時的李悝、商鞅、申不害、慎到等人，戰國末韓非集法家學說的大成。主張以法治代替禮治，反對貴族特權，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。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：“法家不別親疏，不殊貴賤，一斷於法，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。”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“法家者流，蓋出於理官，信賞必罰，以輔禮制。”南朝 梁 劉勰《文心雕龍·奏啟》：“秦 始立奏，而法家少文。”胡適《四論問題與主義》：“又如法家的勢力，雖然被儒家征服了，但以後的儒家，便不能不承認刑法的功用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034）

¹⁵ 誨（huì ㄏㄨㄟˋ）盜：誘人盜竊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236）

¹⁶ （1）誨淫：引誘別人產生淫欲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236）

（2）誨淫誨盜：2.《易·繫辭上》：“慢藏誨盜；冶容誨淫。”孔穎達疏：“若慢藏財物，守掌不謹，則教誨於盜者，使來取此物。女子妖冶其容，身不精慤，是教誨淫者，使來淫己也。”原有禍由自招的意思。後常用“誨淫誨盜”指引誘人去幹盜竊奸淫等壞事。愛新覺羅·溥儀《我的前半生》第九章：“文化方面是腐敗的，電影也是誨淫誨盜的多。”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236）

¹⁷ 尺度：2.引申為準則、法度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5）

¹⁸ 唯其：猶言正因為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387）

進一層的必要，不然世間將永遠是如此。

肆、佛教理想中的輪王政治，在推行和樂共存的仁政，必具有淨潔的軍眾 (p.300)

(壹) 釋尊並不一概抹煞戰爭的意義

和樂共存，不論它有否絕對性、可能性，它永遠是人類的共欲，是人生歷程中的正軌。照樣的，不論鬥爭是否罪惡，是否可以完全消除，它也永遠是世間的實相，與生命同其終始。佛法倡導讚歎和樂共存的道德，對鬥爭確乎¹⁹不敢提倡，從沒有把戰爭描寫為光明與美麗，但它是世間相的一角²⁰，釋尊並不一概抹煞它。

(貳) 佛教的輪王政治，必具有淨潔的軍眾，其目的在於維護人類的和樂共存

佛教理想中的輪王政治，在推行和樂共存的仁政。這仁政王法，不及賢聖法律的深入、徹底，但能更普遍的使人類甚至一切動物，生長發育²¹在合理而和諧的程序中。生存的道德律，是仁政的綱領，但輪王必有一「主兵臣」²²，這等於說：離了為正義與自由的武裝，就無從推行和樂共存的仁政，戰鬥並不一定是可咒詛的。

推行仁政的領袖，要具備種種的條件，第一是：「軍眾淨潔」(《正法念處經》)²³。軍眾，不但是第一，並且還需要純一不雜，具有崇高理想的淨潔的軍眾。為自由正義而戰的武裝，才能確保無諍的和樂共存。

依佛教的見地，武士(剎帝利)的出現，就在解除人類的爭奪(出《增一阿含經》三十四卷)²⁴。釋尊的信眾中，像頻婆沙羅王、毘琉璃大將等，都是參預戰鬥的軍事領袖。

¹⁹ 確乎：3.確實，的確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七)，p.1093)

²⁰ 角：12.引申為部分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十)，p.1345)

²¹ 發育：1.萌發，生長。2.指使萌發、生長。4.謂生物體成熟之前，機能和構造發生從簡單到複雜的變化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(八)，p.540)

²² 《起世因本經》卷2〈3 轉輪王品〉(大正1，374b6-26)：

何等名為轉輪聖王主兵臣寶威相具足？諸比丘！是轉輪王，福德力故，自然出生兵將之寶，所謂巧智，多諸策謀，洞識軍機，神慧具足。彼轉輪王，若須兵力，即能備具。所謂若欲走兵身時，即皆齊走，欲散即散，若欲置立，即能置立。時，兵將寶即便詣向轉輪王所，到已啟白轉輪王言：「若王欲須兵眾教習，願王勿慮，我當為王教習兵眾，使令如心調柔隨順。」時，轉輪王欲試於彼兵將寶故，即勅備具四種兵身，所謂象寶兵身、馬寶兵身、車兵、步兵，悉皆如是。嚴勅備具四兵身已，時王勅彼兵將寶言：「汝兵將主，善好為我備具兵身，教令隨順，善走善行，善集善散，如法勿違。」其兵將主，聞轉輪王如是勅已，白言大王：「如天教勅，我不敢違。」其四兵身，並備具訖，依王所勅，教走能走，教散能散，乃至若欲置立皆能。以是因緣，彼轉輪王，受大歡喜，踊躍無量，我今已生主兵將寶。諸比丘！彼轉輪王，有如是形主兵將寶威力具足。諸比丘！若有如是七寶現者，然後得名轉輪聖王。

²³ 《正法念處經》卷54〈6 觀天品〉(大正17，317a12-25)：

何者名為剎利大王軍眾淨潔？所謂善心利益他人。於對諍者依法斷事，不違法律，依法正護，不違本要。忠心諫主，主行利益，順成讚善，依法護國。所設言教，依量利益，且起直心，不惱於他。依法事主，不唯畏罰。心無貪慢。於一切法皆順不違，為未來世，隨法而行，怖畏生死，信業果報，捨三惡業，不樂多欲，不熈行罰，正意不亂。如是自他二皆能度，能利益王。若如是者，是王軍眾。如是軍眾與王相應，是故令王於現在世常得安樂，常有利益，能護國土、能護自身，善人所讚，身壞命終生於善道，天世界中為夜摩王。以諸軍眾一切淨潔，是故令王不生惡心，善業因故。

²⁴ 詳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34〈40 七日品〉(大正2，737b11-737c10)。

戰鬥在佛教中，並(p.301)不一定咒詛它，而且還承認它的正當。有一回，有一軍人在行軍前去向佛辭行，釋尊說：「汝等之身，受王俸祿，所作當然，佳善」！（《生經》²⁵）

伍、釋尊不否定戰爭，但須清楚戰爭的動機與目的

（壹）引言

凌奪是世間的實相，戰鬥是人間常事，釋尊不否定戰爭，問題在怎樣才需要戰爭，要怎樣戰爭。

（貳）釋尊對於戰爭所表現的態度

一、釋尊教導備戰的方法，以及曾進行道義的援助

為掠奪爭霸而發動的侵略戰，自然是佛教所反對的。反之，在被侵略方面，釋尊本身就曾教他們備戰。

釋尊在世的時候，中印摩竭陀是新興的國家，毘舍離的離車人²⁶，成為摩竭陀攻略²⁷的對象。他們向釋尊訴苦，憂慮摩竭陀的襲擊，釋尊給他們說了「治國七法不危之道」，劈頭²⁸的第一條，就是：「修備自守」（《般泥洹經》）²⁹。如能上下一心，內政修明；能「常自警策不放逸」（《雜阿含經》）³⁰；能有備無恐，不但敵人所不能攻破，也要使

²⁵ 《生經》卷5（大正3，102a19-23）：

世尊讚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諸賢難及，所作難及，是為報恩，而有反復，設行少有所作不失。汝等之身，受王俸祿，所作當然，此事佳善，為慎儀像，則成正士，報大神恩，則有反復。」

²⁶ 印順法師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58：

考毘舍離的貴族為離車〔Licchavī〕，而釋迦族中也有離車，如《五分律》卷一說：「時釋種黑離車女喪夫」，可知釋迦族與毘舍離，實有血統上的關係。

²⁷ 攻略：攻擊擄掠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392）

²⁸ 劈頭：2.開頭，起首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743）

²⁹ 《般泥洹經》卷1（大正1，176a20-b13）：

佛報大臣：「昔吾一時曾遊越祇正躁神舍，見其國人，皆多謹勅，我時為說治國七法不危之道，其能行者，日當興盛未之衰也。即叉手言：『願聞七法，蓋何施行？』佛言：『諦聽。』對曰：『受教。』」

時，賢者阿難，住後扇佛。佛言阿難：「汝寧不聞越祇國人數相聚會，講論政事，修備自守？」對曰：「聞其數相聚會，講論政事，修備自守。」佛言：「如是，彼為不衰，汝聞越祇君臣常和，所任忠良，轉相承用。」對曰：「聞其君臣常和，所任忠良，轉相承用。汝聞越祇奉法相率，無取無願，不敢有過？」對曰：「聞其奉法相率，無取無願，不敢有過。」「汝聞越祇禮化謹敬，男女有別，長幼相事？」對曰：「聞其禮化謹敬，男女有別，長幼相事。」「汝聞越祇孝於父母，遜悌師長，受識教誨？」對曰：「聞其孝於父母，遜悌師長，受識教誨。」「汝聞越祇承天則地，敬畏鬼神，敬順四時？」對曰：「聞其承天則地，敬畏鬼神，敬順四時。」「汝聞越祇尊奉道德，國有沙門應真及四方來者，供養衣食臥床疾藥？」對曰：「聞其尊奉道德，國有沙門應真及四方來者，供養衣食臥床疾藥。」佛言：「夫有國者，行此七法，難可得危。」

³⁰ 如《雜阿含經》卷47（1252經）（大正2，344b7-15）：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諸離車子常枕木枕，手足龜坼，疑畏莫令摩竭陀王阿闍世毘提希子得其間便。是故，常自儆策，不放逸住；以彼不放逸住故，摩竭陀王阿闍世毘提希子不能伺求得其間便。於未來世，不久，諸離車子恣樂無事，手足柔軟，繒繡為枕，四體安臥，日出不起，放逸而住；以放逸住故，摩竭陀王阿闍世毘提希子得其間便。」

敵人知難而退。

在琉璃王進攻迦毘羅衛時，釋尊也曾進行道義的援助，設法使琉璃王退兵（《增一阿含經》）³¹。

二、佛教倡導為和平自由而戰，不但為了自國民族，更為了感化敵人

假定和平絕望，不得不進行戰爭，那麼佛教的見地，「以怨止怨」³²不可能。戰爭的目的，如果在征服、仇殺，那在戰爭的進行中，必然是殘酷、蹂躪³³，反而增加敵方的同仇敵愾³⁴心。戰爭的結果，又必然是給予被征服者以殘酷（p.302）的剝削與束縛，這遲早要因被征服者的反抗而慘遭厄運。不能以怨止怨，所以唯有「以慈心入軍陣」³⁵，才能獲取勝利。不但決戰³⁶的勝利，並且要以偉大的真理與自由的同情，消融淨化侵略者的野性、仇恨。戰爭，永遠是為和平自由而戰，這不但為了自己的國家民族，也是為敵人。

三、佛教常用治病的譬喻，來解說折伏凌辱的憤怒與怨恨

在這些方面，佛教是常用治病的譬喻來解說「折伏」。一個瘋人，他毀害一切甚至凌辱³⁷醫生，醫生的目的，唯在拯救他的病苦，是不會因他的凌辱而憤怒怨恨的。醫生

³¹ 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26〈34 等見品〉（大正 2，690c17-691a8）：

波斯匿王隨壽在世，後取命終，便立流離太子為王。是時，好苦梵志至王所，而作是說：「王當憶本釋所毀辱。」

是時，流離王報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善憶本事。」是時，流離王便起瞋恚，告群臣曰：「今人民主者為是何人？」

群臣報曰：「大王！今日之所統領。」流離王時曰：「汝等速嚴駕，集四部兵，吾欲往征釋種。」

諸臣對曰：「如是。大王！」是時，群臣受王教令，即運集四種之兵。是時，流離王將四部之兵，往至迦毘羅越。

爾時，眾多比丘聞流離王往征釋種，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立，以此因緣具白世尊。

是時，世尊聞此語已，即往逆流離王，便在一枯樹下，無有枝葉，於中結加趺坐。是時，流離王遙見世尊在樹下坐，即下車至世尊所，頭面禮足，在一面立。

爾時，流離王白世尊言：「更有好樹，枝葉繁茂，尼拘留之等，何故此枯樹下坐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親族之廢，故勝外人。」

是時，流離王便作是念：「今日世尊故為親族；然我今日應還本國，不應往征迦毘羅越。」是時，流離王即辭還退。」

³² 《法句經》卷 1（N26，13a13 // PTS.Dhp.2）：「實於此世中，非以怨止怨，唯以〔忍〕止怨，此為古常法。」

³³ 蹂〔𠂔又ノ〕躪〔𠂔丨ㄣ、〕：1. 踩踏；踐踏輾壓。2. 侵擾；侵略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526）
躪蹂：1. 踩踏。2. 摧殘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574）

³⁴ 同仇敵愾：亦作“同仇敵愾”。語本《詩·秦風·無衣》：“與子同仇。”《左傳·文公四年》：“諸侯敵王所愾。”孔穎達疏：“當王所怒，謂往征伐之。”後以“同仇敵愾”指全體一致地痛恨、打擊敵人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00）

³⁵ 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102〈29 攝受品〉（大正 5，568b7-10）：「憍尸迦！由此緣故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設入軍陣，不為刀杖之所傷殺，所對怨敵皆起慈心，設欲中傷自然退敗，喪命軍旅終無是處。」

³⁶ 決戰：敵對雙方進行決定勝負的戰鬥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1017）

³⁷ 凌辱：欺侮，侮辱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414）

使病人感受些苦痛，或服藥，或針灸³⁸剖割³⁹，這決不是報仇、苦治病人，目的在解救病人。

陸、為了慈悲心的激發，為了正義與自由，而實現「仁者無敵」的勝利

我中華民族，為了爭取民族的自由與生存，正進行反侵略的戰爭。這一戰，自然是志在摧破日本軍閥⁴⁰的瘋狂，而不是仇恨全體的日人。要抗戰到日本軍閥統治力的崩潰，進而與愛好和平的日人，確立其和樂共存永久的友誼。

每個為民族而戰鬥的勇士，要深切顧念⁴¹國族所遭受的慘重的損失，更應顧念那日本軍閥宰割⁴²下的日人，都是怎樣的急待我民族戰士從戰鬥中去拯救他！不是為了仇恨，為了慈悲心的激發，為了正義與自由。為了慈悲，需要戰爭，不惜自我的犧牲去努力(p.303)實現，實現「仁者無敵」⁴³，充滿了安樂與自由的勝利！

³⁸ 針灸：亦作“鍼灸”。中醫針法和灸法的總稱。針法是用特製的金屬針，按一定穴位，刺入患者體內，運用操作手法以達到治病的目的。灸法是把燃燒著的艾絨，溫灼穴位的皮膚表面，利用熱刺激來治病。針灸是我國醫學的寶貴遺產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1197）

³⁹ 剖割：2.剖破切割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709）

⁴⁰ 軍閥：2.舊時擁有武裝部隊，割據一方，自成派系的人。亦泛指控制政治勢力的軍人集團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九），p.1203）

⁴¹ 顧念：1.眷顧想念；念及。3.顧及，想到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二），p.358）

⁴² 宰割：1.支配，分割。2.比喻侵略、壓迫、剝削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1497）

⁴³ （1）《孟子梁惠王上》：「王往而征之，夫誰與王敵？故曰：『仁者無敵』，王請勿疑。」

（2）印順法師《學佛三要》，p.125：

儒家說：「仁者無敵」。真能體會仁，擴充仁，一切都與自己相助相成，沒有絕對的對立物，所以決不把什麼人看作敵人，而非消滅他不可。